

大名诗词

白梅俊诗选专辑



WANG YI CHANG HONG SHI HUO QIANG LIU SHI HUI JIAN CHANG

大名诗词

白梅俊诗选专辑



白梅俊，1949年参加革命，1993年从大名县束馆镇党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休后，被聘为《大名县民政志》主编，《大名县志》编辑，完成志书后致力于诗词创作，在97“诗神杯”全国诗词大赛中获三等奖，99“黄果树杯”大赛中获铜奖。被中国诗歌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吸收为会员，被河北省诗词协会和邯郸市诗联学会聘为理事。1998年被推选为大名县诗词学会会长。退而不休的事绩和作品被选入《当代文艺家名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人民心中的邓小平》、《跨世纪精英大典》等十二部典籍。

XW71/1264/01



与峨眉电影制片厂原厂长、著名电影演员朱丹南合影，左三朱丹南、左四白梅俊，左一封玉存。



白梅俊在大明湖游船上。

賀白梅仙詩詞出版

老有所為
夕陽紅

創作詩詞碩大名

李建法
二〇〇四年九月

中共大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建法题词。

讀梅俊吟長詩集寄贈

天雄郡古毓奇梅
鑲幹瓊花映雪開
君相浮光飛眼遠
詩思疊錫用心裁
多逢雅筆精敲韻
此日來襄小試才
一卷客情留
總遠清心醉
蒼苔

庚辰荷月中浣梁辰書



梁辰先生系邯鄲市詩詞楹聯學會常務副會長、
《趙璧》詩刊主編。

前 言

这部诗选，是在中共大名县委宣传部和众多的诗友、朋友支持鼓励下出版的，我原没有出诗词选集的奢想，因常年在石家庄住，省文化界不少朋友说：你作为一个基层诗词爱好者，几年内能在全中国报刊散发一百多首作品，被中华诗词学会吸收为会员，被省诗词协会聘为理事，并入选十多部诗词典籍真是少见，不如辑印成册既是二十世纪的总结，又是向新世纪献礼……。我想：出个人诗选，不仅是献礼，更重要的是为了抛砖引玉，大名诗友很多，作品水平较高，我的诗选一出版，势必引导不少诗友把积累多年的好诗拿出来，辑印成册繁荣诗词创作，为“四化”服务。这是一件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才有了出诗选的设想，把这一想法向县委宣传部汇报，得到了大力支持，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建法同志对我的诗稿全面审查，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并题词如以鼓励，坚定了出诗选的信心。

我把诗稿选给河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省诗词协会第一副会长尧山壁同志，他审阅后写序言，希望尽快出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石家庄铁道学院校报主任兼主编老友王久战同志对诗稿除修改外，还作序畅谈友情加以鼓

励。更难能可贵的是《邯郸日报》社会部主任张胜女同志，把我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老年报》社丁克主任，他看了我的几首诗很是赏识，除在老年报上发表外，还给我写信指导。中国著名诗人丁芒先生，把我的作品和创作简历选入《中华诗人大辞典》。南京《江海诗词》副主编舒贵生同志几年来经他修改编发我诗词26首之多，经他修改后的七律《吊洛阳白居易墓》在97年“诗神杯”全国诗词大赛中获三等奖。舒老师甘作人梯，他把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申请表寄给我，介绍我参加中华诗词学会，至今还没拜见舒贵生老师的尊颜。在这里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还有中国诗经学会会长、省诗词协会副会长、河北师大教授夏传才先生除对我的部分诗词修改外，还推荐加入省诗词协会。省诗词协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史敦才同志，对我写的作品多次修改，由数十首经他修改后除在《燕赵诗词》上发表外，还被其他报刊多次选用。真是良师益友，使我获益匪浅。《老人世界》诗词主编郑荣同志，几年来编发我诗歌24首，经他修改的《无限缅怀邓小平》不但在《老人世界》上发表，还被选入大型纪念专集《人民心中的邓小平》。这部诗选将要定稿时，郑荣同志又统篇审查一遍，对其中的错别字有几十处修正，《老人世界》编审王慧玲同志，我的作品经她审查后除诗歌得以发表外，还有的文章登在贵刊。省老年大学刘显庭副校长和王国才编辑，对我写的《仲春田间即景》四首诗，经他们精心修改后在《河北老年教育》显著位置镶花边发表。特别是德高望重的张民修、刘玉恒先生，退休后仍编辑《河北农业综合开发》

杂志，经他们修改发表我作品十五首之多，其中《祖国颂》四首诗在欢庆建国五十周年时发表深受赞誉。还有《中国老年》杂志、《河北林业》、《河北农业》、《河北工人报》以及《缪斯的春天》、《当代文艺家名典》、《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中华诗人大辞典》等。二十多种报刊、诗词专集、典籍都发表过我的作品和创作简历。为此向以上诸多的老领导、良师益友和支持我的朋友表示深切的衷心敬意。

邯郸市诗词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壁》主编梁展先生德高望重，在酷暑盛夏把这部诗稿全部审阅一遍多处修改，并题词祝贺。使我最受感动的是被称为河北诗歌大王的郭俊（笔名小峰）老弟，在他担任《邯郸日报》文艺部主任期间，修改发表我诗歌四、五十首，并多次对我创作加以指导，我写诗能发展到现在郭俊是奠基人，是我难忘的益友良师。大名诗词学会诸多诗友对我的作品都提出过修改意见，深表敬意，不再一一列述。

这都诗选是在新时期党的“双百”、“二为”文艺方针指引下，是在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写成的，诚是：“改革开放励激情，歌颂盛世赞东风，山河巨变写不尽，英雄业绩耀眼明”。没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就没有这部诗选，也不可能成立大名县诗词学会。这部诗选水平不高，错处难免，主要是想起抛砖引玉作用，盼望大名众多诗友的诗词选集、诗书画选集等早日出世。

有的同志问我出了诗选还想干什么？我说：“苍鬓身残敬情浓，灿灿夕阳荡春风。满目辉地书不尽，又在深夜

对孤灯。”

请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白 梅 俊

2000年9月9日

《白梅俊诗选》序言

尧 山 壁

梅俊同志如今年届六旬，已是告老的年龄，可他诗心不泯，在编写新《大名县志》之余，写了厚厚的诗稿，细细翻来，篇篇神韶清彻，激情荡漾，给人以新的文学享受和心灵启迪。由于近来公务繁忙，创作紧张，很少为他人作序。面对梅俊同志的盛情，我不能不暂时放下案头的工作。

梅俊同志长期在大名县工作，他酷爱写作。以诗为长。大名年代久远，人杰地灵，古往今来，出现过不少的文化名人。梅俊同志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数十年的耕耘、寻觅，自然是“一枝一叶总关情”，有感而发，用手中的笔，以诗抒怀，播洒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爱。从他的诗稿中不难看出，远至西晋时期的文学大家（束皙），近至身边默默耕耘的写作之友（陈奇岭、栗丛森）；过往的大沟大豁（马陵道），现今的一草一木（县城老槐树）；革命战争年代的先驱（郭隆真），退休不久的师范教师（王晓梅）等等，都在他的笔下生花，成为讴歌的对象和心迹的表达。

在梅俊同志200多篇诗稿中，最为精彩的当属农村题材的田园诗，这也和他长期在大名这块贫困的土地上工

作、生活不无关系。在他的笔下，有杨花的飞舞，柳枝的飘逸，梨花的雪白，油菜花的金黄和“岁寒三友”的高风亮节，对于“花仙子”和很少有人问津的“牵牛”等植物，同样观察细腻、感情到位，留下与众不同的想像空间和崭新意境。至子田野上的日出日落、寒来暑往、春华秋实更是不惜笔墨、着意渲染，其中有的篇章，不乏唐诗之神韵、宋词之奔放、洒脱和隽美。比如：“阳春绿风染地毯／无限生机意盎然／燕子翻飞杏花雨／田蛙鸣破杨柳烟／布谷声声伴明月／渠水潺潺润大田／今年春早人更勤／夜浇小麦日种棉”（《仲春田间即景》）；“红妆队队柳棉花／雪海万亩染彩霞／笑语轻歌传乐趣／车枝银山日西斜”（《金秋喜景》）等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轻装淡抹，清新自然，读后让人不饮而醉。

在诗的创作上，有人崇尚“灵感”，对这一观点，我既同意也不尽然。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和感受，没有长时间厚积西薄发，“灵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小施法术，匆遽间创造一个人间天堂、惊世之作宋，古宋无有。

古今中外的诗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绝不会只停留在一般的描写、粉饰和歌颂上，还有对时弊的针砭，对谬误的披露，对丑恶的鞭挞，对污浊的荡涤。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是法官，是天平，是卫士，是良医，有着不平则鸣的慧眼和胆识，所有这些，在海俊同志的诗稿中，也有着明显的展现。比如：“贫妇街巷拣破烂／手扒废堆臭熏天／大款顿饭百而千／轿车扬尘荡妇面”（《街头偶感》），

“百米长街啥最多／酒楼饭店十几个／午间吃客桌桌满／夜来陪舞有情娥／吃喝玩乐谁出钱／自有奥妙不用说／堂堂单据开一张／因公报销谁如何”（《公款吃喝风》）等等，虽然直白了些，激烈了些，但却反映了当今社会人民群众对贫富逆差的不满和对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语句质朴，落地有声，道出了诗人的刚直品格和风雨真情。

梅俊同志的诗，展示了对大名的挚爱，浸润了对大名的真情、又粗略地勾画出这里的人文风物和沧桑巨变，为那里众多的父老乡亲送去了一幅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画图。

当然，诗人的心迹绝不会受地域和时空的约束、局限，其思绪触及到各领域、范畴乃至世间万象。梅俊同志同样，他的诗虽不甚多，也可谓“醒天遥看”，对伟人的生涯、驻足、长眠，对国家发生的大事、要闻，对华夏的人文景观、名城故苑，都随对随地进行感情的碰撞，迸发出诗的火花。这些诗，不惜笔墨，叙事抒情者有之，寥寥数语、高度含括者亦有之，但读后都能让人感到明快、亲切、自然、寓意深长，从没有故弄玄虚、言不由衷之嫌。

有位诗人自己说：“爱诗，不必爱诗人。”我不这样认为。虽然，真正的诗歌一旦产生就要脱离母体，自行运转，但送人轨道的依然是诗人。我还是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对梅俊同志其人虽然并不十分了解，但从他的诗篇里能够看出他的品格：直言快语，豁达坦荡，待人以诚，亲缘文墨。因为我们的年龄相差无几，他的《退休励志》三首诗，反映了作者虽年已花甲，却晚霞夕照，老当

益壮，让人羡慕，让人感奋，也让人神往。不妨摘录一首，与广大同仁和读者朋友同享共勉：

盛世退休正年轻，手挽夕阳新长征。
身披晚霞尽朝晖，老当益壮自躬耕。
蚕老定要丝吐尽，烛红成灰方隐明。
再将剩勇化宏图，誓给后昆树高风。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于石家庄

（〔序〕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省诗词协会第一副会长，中国著名诗人，一级作家）

良师益友 永远真情

——白梅俊同志印象

王 久 战

梅俊同志交我厚厚的一沓诗稿，准备出书，允我改、编并作序。我不敢改，也改不好。因为，他多为律诗，律诗讲究平仄对仗，又要用形象思维，不如散文那样直说，这我确实不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易闹出笑话。至于序，多半是上级写于下级，师长书于学生。梅俊同志于我来说，既是上级，又为师长，在下怎能担此重任呢？又却而不恭，便转呈尧山壁同志。他是文章大家，又是著名诗人。

山壁同志待人忠厚，乐于助人，看了诗稿之后，欣然应诺。

我如释重负，但又有许多话要说，于是不由自主地章起了笔。

我和梅俊同志结识于1964年，我初中半业不久，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小青年。梅俊同志时任团区委书记，常到我村检查工作，不时地找我们青年人谈学习、理想和事业，鼓励我们在广阔天地有所作为。他给我突出印象是：韶华青春，风度翩翩，寻常谈吐，平易近人。给人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敬慕感。

当时，他在我们那块地方早就小有名气，工作之余，不少文章见于报端，人品才气吸引了不少知识青年的注意，也包括我，只是未见过面。那段时间，还有一件事让我感触非浅，记忆犹新：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知识青年升学深造，他忙里忙外，不遗余力，无私热情，像一位自家兄长，受到村民们的交口称赞。

翌年5月，我打起背包，参加了农村社教，两年后再次返回农村。这时，“文化大革命”象发了疯一样阴云密布、席卷城乡。在“造反吃香、打人有功”的年代，忠厚、正直、良知者，自然难以为伍，因而，梅俊同志被打成“保皇小丑”，使他引发了诸多“有语道不出”的苦闷和委屈。他跑到乡下的田间地头，与老百姓倾心交谈，表达自己的不解心情，叙述内心的苦衷，反映与“造反派”对立的情绪。二次返乡，村干部安排我在梨园里做事，世外桃源，与世无争，可是心事重重，不知何处是归宿。这时，梅俊同志不间断地来到我的身边，两人无话不谈，对我安慰启发教励很多，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情感。1967年卷天，梅俊同志出于对“文革”的回避，担任了本区片根治深河的团长职务，他担名让我做资料员。在海河工地上，我目睹了他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组织严密的才干和艰苦朴素、雷厉风行的作风，使我受到了非同一般的感染和教育，象是真正找到了学习和进取的楷模。

1968年2月，我辞别了父老乡亲，辞别了梅俊同志，来到石家庄当上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做些新闻宣传和文化工作。1970年的初秋，河北省召开首次全省范围的新闻工

作会议，我们荣幸共同到会，会后，他和另一位朋友丁福林同志来到我所在的部队，两人鼓励我珍惜部队时光，多学习，多写作，多出成绩。之后，我经常在报纸电台上听到看到他发表的文章，文风朴实，乡音亲切，给了我勤奋学习和写作的激情。来年的夏天，我被下放到北京附近的基层连队锻炼，繁重的体力劳动，紧张的连队生活，使我懒得拿起笔亲。此时此刻，又是梅俊同志不远千里来到我的身边，为我被劲加油。他走之后，我白天参加施工，夜间站岗放哨，一有空就趴在床铺上写作，不断有作品见于报端。虽然经常累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可为我日后的勤奋、不怕苦打下了基础。

梅俊同志的为人，不媚上，不鄙下，敢于扶弱抑强。越是贫苦农民，越是一往情深。我参军之后，家中缺少劳动力，生活十分困难，梅俊同志给予了报多的关心和帮助，直到现在，他已到县城离职休息，仍然到偏僻的农村看望我年迈的父母，给于慰藉，教我多尽孝敬。我的父亲多次提及他在逆境中的一件事。1968年的冬天，农村的城别斗争加剧，父亲被诬告在旧社会有把土枪，工宣队逼他交出，不然就要以“窝藏枪支”论罪。一生提锄把子、衣食无着的父亲哪里来的土枪？他有口难辩，吓呆了，无路可走，找到了当时在公社工作的梅俊同志，梅俊同志当着工宣队的面给了他个定心丸，“你不用怕，你是个老贫农、老党员，儿子又是解放军战士，别说你没枪，有枪也应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听了这番荡气回肠的话语，父亲踏实多了，工宣队也没有追究。